

一、八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上用一个版篇幅发表评论《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一文。九月十五日，在《光明日报》上以一个版篇幅发表图书评论《书海掣鲸毛泽东》。

二、十九大前后，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王蒙谈文化自信》，在天地出版社出版《中华玄机：我要与你讲传统》。

三、春天，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与陈布文的合集《女神》，秋天出版《王蒙的诗》。

四、十一月，《北京文学》上发表我的大型散文《维吾尔人》。

五、十二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与日本池田大作的对话集：《赠给未来的人生哲学——凝视文学与人》。

六、五月参加绵阳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王蒙文学艺术馆的活动后，去广元讲课，然后参观古蜀道、剑门关、古蜀道张飞柏等，非常震撼。

七、应邀去西安、长沙、衡阳、桐

2017 盘点

王 蒙

乡、上海、呼伦贝尔、呼和浩特等地讲文化自信、传统文化、文学等题目。并顺访了乌镇，及满洲里、额尔古纳等边境地区。

八、夏天，在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照了两张秀肌肉的照片，被认为是 PS 了施瓦辛格上身，有朋友要求调查，后获得“鼋羹肌肉男”称号。

九、戴上了小米手环，平均每天走步 8400。

十、六月份去新疆，回巴彦岱，与当年的大队书记阿西木·玉素甫、民兵队长卡力·艾买提等人见面。到了库尔勒地区且末若羌二地，还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罗布人居住区。库尔勒面貌一新，在孔雀河泛舟，让人想起巴黎的塞纳河来。

十一、听力又有下降，我配置了助听器。现在助听器的制作也多有改进，好用，隐蔽。

十二、十一月应日本友好团体的邀请，访问了东京、京都、神户，多有交流切磋。在樱美林大学获博士学位。

十三、原计划九月与友人一起去以色列旅游，由于旅行社头头携款潜逃，没有去成。

十四、读了陈彦新作《主角》，莫言新作《天下太平》，方方新作《时于此间》，尤其是宗璞姐的以视力听力都不行的多病之躯写下的长篇小说系列的最后一部《北归记》前五章，令人敬佩感奋。她四部曲写了三十年，向宗璞致敬！

十五、一直在读有关《列子》的书籍，正在进行《列子的中国故事》（暂名）写作。

十六、网上读到关于老年人要四动：“动手、动腿、动口，动脑”与多喝牛奶的主张，深得吾心！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

“乃若其情，则可以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孟子·告子上》

端，端倪、萌芽、苗头、起点之义。四端，指仁之端——侧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义之端——羞恶之心、礼之端——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智之端——是非之心。人有四端好像人长双手双脚，自然而然。

乃若、若夫，转语词，“至于”一词与之相当。情，实情，引申为本性。才，通材，材质，指人天生的资质。孟子所谓的善，是人的资质“可以为善”。现实中有不善，不能归罪于原始的资质。

孟子讲“善端”，讲“可以为善”，站得住脚。情或才，确实蕴含善的基础、善的可能。这个说法没有漏洞，比“人无有不善”（《告子上》）这一不留余地的论断更加严谨，更加科学。

萌芽为苗木成材提供了基础，起点为终点成功提供了可能，故“可以为善”只是“现实为善”的基础和可能。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概括孟子性善论不宜用《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而应说人性“向善”。此说可供参考。

问题是，善与恶相对，孟子为什么只说“善端”，不说“恶端”；只说“可以为善”，不说“可以为恶”？孟子只强调正面，根本不提负面，乃是“从孔子的仁道出发，对人性加以正能量的道德判断，激发和弘扬以仁为核心的人生取向和处世原则，为正面、积极的人生价值奠定理论基础”。孟子头脑中是否有恶端概念，是否认为本性可以为恶，人们不得而知。然而，现实中有大量恶的存在，孟子

看得清清楚楚，但只是说“非才之罪也”。实践中的人性称“习性”。本性是内在的人性，而习性是外在的、表现出来的人性。唯物主义者尤其重视实践，因此认为习性问题比本性问题更加重要。在孟子那里，本性之善与习性之善的关系，是一种自然延续，好理解；而本性之善与习性之恶的关系，只模糊地说“人之可使为不善”，缺乏直接的深入剖析。这又是孟子论说中的不足之处。

事实上，孟子主张“先觉觉后觉”（《万章上》），十分重视教育，让民众提高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平。按孟子的逻辑，应是让人的善端发扬光大，让可以为善变成现实为善。也就是说，善端是内在的，要成为显现的善，离不开前文所述内在之“思”，能动地思考和探索，也离不开外在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和引导。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结合，才能结出硕果。

关于人性，孔子只有一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的本性相差不多，而习性相差很大。其中，没有善恶之辩。

正因为孔子之说高度概括，所以才挑不出毛病，成为无可辩驳的真理。而正因为孟子之说具体、复杂，所以才显现漏洞。学问，本该刨根问底；真理，需要寻根溯源。讲性善的孟子，讲性恶的荀子，都是探索者，都应受到后人的景仰。

以今人眼光，如前所述，人性还有属性一说，用以确立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属性与本性是不同语境中的用语，两者内没有根本的不同。人性亦有品性一说，既可针对本性，又可针对习性，但多指习性，意在强调道德。总而言之，人性是个大概念，极其丰富，值得有心者不断深入钻研。

隔空望

陆其国

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坐落在西藏南路延安东路东南角，紧邻大世界东南方向有一条名叫“友益里”的弄堂，弄堂深处一幢房子的顶楼有一间逼仄小屋，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的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还没有上学，白天总喜欢用双手托着下巴，趴在自家四楼朝北的窗前，隔空望不远处大世界游乐场的“背影”。在我长大后的记忆中，孩提时代从窗前方大世界飘来的各种声音时常萦绕在耳。倚窗隔空望大世界，可以看到大世界长廊前那一长溜造型漂亮、排列整齐、米黄色中带点乳白色的落地门。那时它们在我眼里就是一幅天然画卷，让我对那里面的世界充满无限遐想，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当时大世界开放时间约为每天中午十二点，晚上十点关门。一周休息一天。我趴在自家四楼窗台前望去，感觉上午时分的大世界显得空旷而沉寂，只是偶尔有一些麻雀叽叽喳喳鸣叫着在空中飞掠而过。如果是夏天，则加入知了的歌唱。但这时候总会不时有各种乐器发出的声响，或者男女演员练功吊嗓，从嘴里发出高低不一长短不一的“咿咿呀……啊啊啊……”的声音传来，十分清晰地飘进我耳中。

到了中午时分大世界开门营业，这时候隔空望，窗外就会传来大世界扩音喇叭播放的迎客背景音乐或提醒游客小心进场、避免拥挤之类的提示话语，这就开始了大世界一天真正的热闹。然后整个下午和晚上，大世界里面所有的交响，都会轻重缓急不一地如空气般弥散在大世界露天处的上空，包括我家四楼北窗前那片空间。我喜欢趴在自家窗前隔空望大世界出神遐想，排遣寂寞。我那时已经从大人们嘴里知道，大世界里面有奇妙的哈哈镜、有各种游艺、杂技、魔术和南北戏剧、曲艺等等，我听了心里直痒痒，恨不得即刻变成一只麻雀，跃过自家窗台，飞到前方的大世界去看个痛快。那阵我曾经试探着向奶奶表白过想去大世界玩的意思，结果被奶奶一句话就呛了回来：“小子唉，一张门票要两角钱呢，够阿拉全家一顿菜钿哪！”结果我就只能趴在自家四楼北窗前隔空望大世界，靠遐想过瘾。这样的隔空望直望到我成为背起书包上学堂的小小读书郎，才总算如愿以偿由奶奶领着，和两个弟弟一起买票走进大世界。

这时候，我们家从“友益里”弄底四楼逼仄的蜗居，乔迁到了“友益里”沿街一间 19 平方米的二楼前楼。让我惊喜的是不仅我家居住面积大了许多，而且乔迁到这里后，隔空望大世界竟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免费看大世界露天电影！

原来大世界游乐场顶楼是一座露天电影院，偌大的银幕坐西朝东，正面向我们家那幢楼最上面的公共晒台。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每晚走上晒台，坐在自备的小凳上，免费享受大世界露天电影这道文化大餐。而事实也确实如此，那时每当夜幕降临，我们放下碗筷即提着小板凳，“噔噔噔”跑上楼顶晒台，然后一屁股坐下，开始激动地伸长脖颈，隔空望着前方大世界露天电影院银幕，翘盼着电影放映。只要不下雨，大世界露天电影就会和我们每晚有约，而且很有规律地一星期换一部新片。我上学那阵也没有像今天的孩子那样，仿佛有永远做不完回家作业；奶奶和爸爸妈妈也没有整天瞪着一双焦虑和纠结的眼睛，不停念叨着要求我和弟妹们日后一定要考这家重点高中，上那所重点大学。所以在我记忆中，隔空望大世界的那段岁月，已然成为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幸福时光。谁能说我在这段时光中，就没有隔空望到一片更大的别样的世界呢！



家（油画） 尼亚孜

邂逅集

齐铁偕

【晓行】
近树遥峰雨后青，
晓来花气十分馨。
鸟声带露清人耳，
万籁宛如笛里听。

【听雨】
获寒枫冷白苹汀，
篱畔依依依柯停。
满地落花谁忍扫？
一池零雨自堪听。

【怀友】
闲门空掩树凋零，

十分明月逢今夜，
许借三分入画图？

【荡舟】
慢扶长橹不须催，
跟影追风远又回。
隔岸雨灯三两点，
有鱼唼喋出波来。

【夜课】
树杪秋声夜未央，
哪堪四壁篆烟香。
才情似墨磨常短，
兴意如诗吟更长。

上海影协有条代代相承的“家规”：每到酷暑寒冬，每逢过年过节，抑或庆生祝寿，影协的领导必然会去探访拜望一些老艺术家。我在和这些前辈零距离的接触中，真正体验到家的温馨，亲身感受到这些名家大师的可敬可亲 and 可爱。

今年已达期颐之年的沈西林是位老资格摄影师，经典名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出自他之手。

第一次去他家拜访，闲聊中发现这位“老克勒”对吃津津乐道，什么菜什么味，应该怎么配料怎么烧，说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他唯恐我不信，执意让我品尝了他刚做的熏鱼。一块香酥可口的熏鱼让我领教了他的厨艺，我不禁啧啧有赞。没想到，第二天，老先生居然端了一大盒精心制作的熏鱼送到我的办公室……十多年过去了，那熏鱼的味道似乎还在舌尖上。

陈鲤庭导演，天马电影制片厂老厂长。他 90 岁生日时，我第一次和他亲密接触。老人性格开朗，思维敏捷，因为耳朵失聪，无法与人正常交谈，于是一块小黑板成了我们之间的“传声筒”，我先写一句，他再写一句，有问必答，来来回回，细说慢聊，他幽默风趣，不时令我捧腹。正

值我们相“写”甚欢时，突然感觉我犯了傻，我随即在黑板上写了一句“陈老，你别写了。你说吧，我听得见！”陈老愣了一下，丢下手中的笔，哈哈大笑。如今，陈老已驾鹤西去，那可朗朗笑声犹在耳边回响。

艾明之，我尊重的作家、编剧。那年盛夏，我登门“送清凉”，他和我聊了从事电影文学创作的切身体会，我受益匪浅。临走时，老先生说了一句“来而不往非礼也”，顺手拎出一套包装好的《艾明之全集》，作为礼物馈赠予我。过了两年，我又去“送温暖”，老先生依然和我聊文学，依然恪守“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古训，又送了我一套沉甸甸《艾明之全集》。如今，这两套全集成了我对他的永久纪念。

舒适在世时，几乎每年我们都会去看他，每次去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舒适和老伴凤凰像迎接远归的孩子一样，准备了点心水果，张罗着茶水咖啡。舒适老师双目失明，耳朵又背，看不见听不清，性子又急，常常“七里传到八里”，凤凰老师就

贴着他耳朵做“同声传译”。后来我们听说舒适老师酷爱吃“拷扁橄榄”，再去时就给他带上一包。他像孩子似的，吃了一粒还要吃一粒，慢慢咀嚼，细细品味，也就顾不上询问西，这下凤凰老师消停多了。

老八路出身的演员、导演汤化达，晚年独居，我们常去看他，应该说熟门熟路，可偏偏摆了一次乌龙，至今想起来仍愧疚不安。那次，老人病了，我们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去探望他，可是到了他家门口，摁门铃没人应，打电话无人接，怎么回事？我急了，使劲敲门还是毫无动静，一种不祥的预兆爬上心头，正当我焦灼万分、束手无策时，突然楼下有人叫“许朋乐同志”“许朋乐同志”。我一惊，那不是汤导的声音吗？我飞速下楼，果然见寒风中汤导穿着睡袍站着。原来汤导住在一模一样的另一幢楼内，他左等右等不见我们人影，估摸我们走错门了，便颤颤巍巍找来了。那一瞬间，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洞钻下去。

影协不仅要传承发扬老一辈影人精神，更要激励支持年轻一代电影工作者。

欢喜酸菜

肖弘哲

不同的名字，至今到此犹觉惘然。

无论出关入关，回家便是欢喜岭。离乡八载，每逢心烦意乱时，总不免回家，我怀念冬季煦日下的冰雪，怀念母亲锅中炖熟

上几十颗，开水烫过，冷水冲凉，挤去水分，用家中老缸，一层盐一层白菜层层码齐，末了上面还要放一块石头将菜紧紧压住。经过一个多月发酵的腌菜，东北也到了飘雪的季节，回到家中，捞一颗酸菜，洗净切丝，赶上市场有新杀的猪肉，切两斤五花肉，灌一条血肠，抓上两把粉丝，在大锅里乱炖，若能吃辣，还可用干辣椒炸一碗红通通的辣椒油佐食。

窗外大雪纷飞，屋内热火朝天，就着一碗正儿八经的关东高粱酒，半锅香气腾腾的杀猪菜，三五人开怀畅饮，吃的是兄弟情谊，是江湖义气，其乐融融；两口子相坐对饮，吃的是相濡以沫，是白头相守，岁月静美；一个人自斟自饮，吃的是俱乐逸兴，是感念旧事，思想故人。酒是辣的，喝在口中，于喉咙里烫成一条线。酸菜解醒，一口热气腾腾，又酸又香的酸菜汤下肚，顿觉浑身三万六千个毛孔，无不散发出暖洋洋的气息。

曾经，酸菜是穷人的食物，《红楼梦》第十九回的脂批中提到后来贾府没落，宝玉如乞丐般“寒冬噎酸醋，雪夜围破毡”，“酸醋”便是酸菜。时至今日，酸菜早已脱了“贱籍”，成为东北一道最具代表的美食。记得入关时，有人同我讲：“这也叫柳条边，当年到了这儿就算到了边关。”是啊，柳条边，依依不舍的温情诗意中却饱含着悲壮，“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到了关里，见不到燕子，更没有冰雪，只能偶尔到东北餐馆里，叫一份杀猪菜，浓浓的酸菜香里有故土的味道。

十日谈

影协是个家

责编：殷健灵